

刚刚过去的这个端午假期,徐铭泉的理发店依然没有休息。

每天下午三点钟光景,做完当天最后一单生意,徐铭泉就会脱下工作服,转头钻入理发大厅一旁的翰墨斋,开始作画——在嘉兴海盐沈塘镇一条小街上,这家小小的新艺理发店已经开了十余年,大家都知道店主徐铭泉的“怪脾气”。

客人们非但不怪,还要竖起大拇指点赞,“老徐画得是真好”“被理发耽误的画家”“必须叫一声老师”……一些来理发的客户还会买走徐铭泉的画,最贵的一幅《世外桃源图》卖了500元。



徐铭泉作画中

台州玉环大姐这幅十字绣用掉2万多元棉线 耗时10年 一针一线 绣出18米《清明上河图》

这几天,台州玉环市坎门镇的林大姐心情格外激动,因为一幅饱含了她心血的“鸿篇巨制”终于完工了。

这是一幅18米长、1米宽的《清明上河图》十字绣作品。画布上共有人物114个、牲口83只、船29艘、房屋30余栋、马车13辆、轿子8顶、桥17座、树180棵,画面轮廓分明、栩栩如生。完成这幅大作,林大姐前后共花费了10年时间。

“画好记号后我得抓紧时间绣上去,因为这种笔的墨水是特制的,过了半天,颜色就会退去看不到了。”

林大姐告诉记者,做这件事情除了需要非常大的毅力,也需要非常仔细和安静。好在林大姐的爱人非常勤快,日常家里的琐事都会承担,这才给林大姐腾出足够多的时间和足够安静的空间。

林大姐回忆,自己平均每天要花三四个小时来绣这幅作品。“但我也没有被这幅作品吸走生活的乐趣。为了保护眼睛,只在白天绣几个小时,晚上是从来不绣的,该出去和姐妹们跳广场舞就去跳,想出去旅游几天也都说走就走。”丰富多彩的生活也帮林大姐冲淡了繁重刺绣工作的枯燥感。

为了让作品精准且高质,除了精准计算放大比例和准确还原外,林大姐还坚持使用上等棉线。“整个成本估算下来,光买上好棉线就花了2万多元钱了。”

绣完最后一针时,林大姐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。“这种感觉就好像养在深闺10年的女儿终于长成了,终于可以给大家展示她的美了。”事实上也是如此,当林大姐对外展示了自己的这幅作品时,现场观众无不啧啧称赞。

至于这幅巨作的后续处理,林大姐表示,画作很重,十来斤都不止,她希望有缘人能相中,可以珍藏这幅作品。



林大姐进行十字绣

林大姐说,年轻的时候为了赚钱养家,做过各种各样的活儿,其间还在玉环当地一家绣花厂干过。“当时就发现自己对绣花这门手艺特别感兴趣。”大约10年前,林大姐萌生了一个想法,她想尝试以个人之力绣出一幅大一点的十字绣作品。在经过一番挑选后,她最终敲定了《清明上河图》。

得知了林大姐的“野心”,身边好友也都非常支持她。有朋友为她送来18米长、1米宽的巨型刺绣布料,还有朋友为她提供了清晰的《清明上河图》的参照画册,更有朋友为她张罗了一批上好的棉线供她绣制……在大家的鼓励和祝福中,林大姐开启了漫长的绣画之旅。

“其实最难的事情在于如何将书本上的图按照准确比例还原到布料上。”林大姐说,自己最煎熬的过程就是戴着老花眼镜,然后在布料上数格子,精确到每个图画细节落到相应的格子上,再用特殊的记号笔画上去。



《清明上河图》十字绣作品

海盐小镇上,古朴理发店里藏着一间书画室

65岁的徐铭泉: 剃头是生活 画画是爱好

新艺理发店的店门古旧,留着年代的印记,内部装饰如同上世纪九十年代,散发着怀旧味道。

记者抵达这里时,徐铭泉正在给一位姑娘剪头发。

“剪头发很便宜的,顾客很多都是镇上的人,十几块二十块一个,所以店里客人蛮多的。”虽然客流不断,徐铭泉依旧会在下午三点准时关门。剩下的时间,徐铭泉全都投在翰墨斋画室。

翰墨斋,是徐铭泉自己取的名字,“翰墨是古人的笔墨,斋是古时的房子。”颇具诗意的画室名,也代表了徐铭泉的精神追求——渴望找到一片自在天地,任意挥毫泼墨。

在画室里,徐铭泉常常一待就是四五个小时,“有时会有客户指定要画什么类型,任务紧,就会熬夜加班。”

画室有一张桌子和几个高柜,桌子上是国画的颜料和画笔,高柜里存放了徐铭泉的绘画证书。例如“《海盐县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比赛作品展》入选”“2017年海盐县首届美术作品赛三等奖”等。这些证书被整齐归纳在一个小铁盒里,铁盒放在高柜最上面的格子里。

徐铭泉今年65岁,和画画结缘,还是在孩童时期。上世纪七十年代,他初中毕业,进理发店做学徒,一边学剃头,一边自学画画。6年后,徐铭泉考进了县里的地毯厂,成了美工,总算是和爱好沾边了。可时代变迁太快,本世纪初,地毯厂倒闭,徐铭泉下岗,只好又回到沈荡镇重操旧业——剃头。不过,只要有空,他就会执笔作画。

“苦练,多学,多看,自然能悟出来。”徐铭泉笑着说,绘画的技艺需要与时俱进。现在看几年前的画,会觉得有很多不足,“不断推翻不断重建,才能越画越好。”

徐铭泉打开最近的得意之作《世外桃源图》,这是他想象中的世外桃源模样——有山有水,住在这里的人们能够不受打扰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情,一种“君子和而不同”的氛围跃然纸上,“我就想住在这样的地方。”

画这一幅画,花了一个月的时间,被买家用500元买走。

徐铭泉开心,“这是一种认可,比收到理发钱更开心。”徐铭泉其他的画也能卖200~500元不等,有时,客户来理发,顺便买一张;有时,一些闻名而来的顾客,会特意来理发店求画。

“我可不是为了卖钱才画的,就算没有人买,我也会画,原动力是爱好。”徐铭泉说,没打算关店全职画画,更多的是将绘画当作人生的另外一种可能性。绘画出名后,客人们明显对徐铭泉更尊重了,“有时候会叫我画家,怪不好意思的。”

如今,这个小镇剃头师傅最大的愿望就是出一本画册,在镇文化站或者县里办一场个人画展,圆自己的梦:“画画,是自由的。”

本报记者

章然

俞刘东

实习生

戴贝宁

通讯员

吴筱凡

文
摄

本报记者

陈栋

通讯员

蔡亚婷

刘志华

文
摄